

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 (十五)



《十八罗汉斗悟空》剧照

无论台前幕后，爱戏之人皆爱戏如命。不管他是台上风光无限的“美猴王团”武生张四全，还是幕后中坚琴师赵旭，或者是娴雅温婉的大青衣王怡，无不经历了几十载酷暑苦寒的坚持与锤炼，方至今日有成。

张四全：成就八年“猴团”的传奇

文/咪拉

在北京京剧院众多艺术家之中，张四全的个人经历可谓“不走寻常路”。少小练就一身武功，5岁登台，10岁挑梁，一身难度极高的过硬武功让他少年成名；19岁应征入伍，大好青春当了8年兵；转业后的张四全烧过锅炉，拉过大幕，勇于接下改革的接力棒，愣是将人人畏惧的“民营”性质的“美猴王团”干得风生水起，成就了改革春风中一个耀眼的奇迹。



张四全在葡萄牙



《大闹天官》剧照

少小英雄怀奇志

张四全的父亲张盛庭，自幼学戏于“富连成社”，跟叶盛兰、裘盛戎等都是同班同学，和王连平先生学习武生。张盛庭毕业后曾在南方搭班演出，后来去了东北，张四全的母亲贾淑华，出身于梨园世家，是京剧名家贾洪林的后人。张四全的名字说来还有一段趣事。老大出生后，有人开玩笑说就叫“三拳”吧，要是老二也是个儿子就叫“两脚”，“三拳两脚”很有武生的风格。谁知大哥上学的时候，报名字的人把“三拳”的小名报上去了，就写成了“张三全”。有一次，张四全去看大哥二哥演出“火焰山”，演红孩儿的二哥张少军得了急性肠胃炎演不了了。张四全临时顶替二哥上台了。人家登报的时候就随着大哥“张三全”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张四全”，这个偶然事件导致的改名，伴随了他一生。

张四全很小的时候看大哥二哥练功，就在旁边跟着玩，5岁的时候正式练功。父亲是真正的严父，给孩子们练功特别狠，比科班老师严格得多，而将父爱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带着孩子们去吃烤鸭。正是得益于父亲的严厉，张四全兄弟三人练就了一

身本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正反旋子等在北京很少有的功。张盛庭知道要想在北京站住脚，得有独特的别人没有的功夫，而这需要吃比别人多得多的苦。

10岁时，张四全正式登台挑梁演《金钱豹》《乾坤圈》。1960年，北京京剧团成立了一个学员班，缺一个挑大梁的武生。父亲带他来北京找京剧团团长、师兄马连良。马先生提出要考考张四全。1961年4月份，在工人俱乐部，北京京剧团正在排《赵氏孤儿》，一听说来了一个小孩，大家都停下来，中间摆了5把椅子，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端坐正中，周围地毯上坐了一圈演员。张四全当时只有12岁，听着父亲的口令就开始练了，“耍叉”“耍枪”“耍锤”“跟头”“正反旋子”……活活把这大帮人给看傻了，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12岁的小孩会这么多东西！那时北京这边都是京朝大派，且重文戏，像张四全这样高难度技巧的武戏，基本没有。可见父亲张盛庭当年的“谋略”是正确的，正是这剑走偏锋，给了张四全扬名立万的机会。

练完了，张四全蹲那儿休息，谭富英先生也过来蹲到他面前，问：“小子儿，知道叫我什么吗？”



《十八罗汉斗悟空》中“孙悟空”扮相

张四全说：“知道，师大爷。”

谭富英一指马连良，“那也是你师大爷。”又问：“累不累？好样的！”

赵燕侠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句：“将门虎子。”

马连良连声说：“留下留下。”

就这么着，张四全留在了北京京剧团学员班。刚去了半年，张四全就开始演出了。在长安大戏院演《哪吒闹海》，第一次彩排时，彭真市长和夫人张洁清就坐在台下。张四全的正反旋子赢得满堂彩，刚演完，彭真市长径直走上台把张四全抱了起来。那时他虽然已经12岁了，由于从小练功的缘故，个头特别矮。彭真市长问他：“你是不是还有两个哥哥？我看过他们的戏。”原来，有一次张三全他们来北京演出，彭真市长悄悄地去看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市长跟张盛庭说：“让你那两个儿子也回北京吧！”当场安排了张三全、张少军兄弟二人进京的指标。张盛庭连夜给儿子拍了电报。因为东北那边不放人，哥儿俩连行李都没拿，买了两张票就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张四全的好武艺，给哥哥们解决了父亲游走多年解决不了的进京的问题。后来，这兄弟二人进了《沙家浜》剧组。

入学第二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学员班的演出，前面张四全演《金钱豹》，裘盛戎演《牧虎关》，马连良、张君秋演《三娘教子》。在艺术大师的提携下，张四全12岁就成了小童星。

后来，北京京剧团学员班解散了，张四全被分配到北京实验京剧团，开始了他另一段不寻常的旅程。

报效祖国热血男

“文革”开始后，剧团就比较乱了。以前剧团是免服兵役单位，“文革”后就把这条破了，整个文艺界都要报名参军，实验京剧团里有10名适龄青年，经过体检、政治面貌等考核，只剩3名合格的，其中有张四全。于是，19岁的张四全登上了新兵的火车。开往哪里，不知道，4天4夜后，一下车，已是福建漳州。空军第8军无线电连，张四全当了一名调配员，在一个山头的防空洞里，一名战士要调配20台发报机，保卫祖国领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在那个荒芜的小山包上，每天要去山下挑井水，一担水200多斤。张四全虽然从小练武，刚去的时候根本挑不动。等后来他离开部队的时候，已经锻炼得能一口气挑十几担水，把整个水池子装满。那时候生活特别苦，一天的伙食费4毛6，大家自己垦山，种了香蕉园、甘蔗林，还有地瓜、空心菜、卷心菜等，还自己养猪。张四全从小吃苦，生活的苦并没有让他觉得不能忍受，干什么是什么，在这儿就是养猪能手，并被评为五好战士。

1969年全国普及样板戏，军里知道有京剧团来的三个小兵，就把他们调到了军部宣传队，让他们演样板戏。张四全演“杨子荣”。宣传队的指导员是军长夫人，特别喜欢张四全，主动提出要把刚当兵的大闺女许配给他，现在张四全的爱妻正是当年空八军徐登昆军长的千金，这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爱看！

1970年初，徐军长调到兰空任司令，张四全被调到了福州军区文工团，和朱时茂、徐沛东、孙海英是战友；可是文工团没有京剧队，就把他放在了歌舞团。武生出身的张四全又开始学习芭蕾舞，从小配角开始，慢慢成了主演。张四全说，这段跳舞的经历让他熟悉了舞蹈这个领域，为他后来做舞台导演提供了很多帮助。

命运往往在一些意外中扭转。1973年，一次演出中断电，大家正跳得很热，突然停下来等了半个小时，一来电又立刻开始跳，筋骨没有活动开，当张四全一个跟头翻到半空时又停电了，他掉在地上摔断了跟腱。手术不是很成功，恢复得非常慢，张四全一瘸一拐地去了曲艺队，开始说相声说快板书，又干了一年的曲艺。1975年，腿已经基本好了，虽然入了党提了干，但张四全不想在部队呆了，觉得一身本事用不上，就申请转业回北京。那时候北京只有两个剧团：北京京剧团和北京市京剧团，北京实验京剧团已经解

散，张四全只能回北京市文化局下属的北京市京剧团。但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团主管是工宣队，跟张四全说剧团里不缺人，但剧场里缺一个烧锅炉的。从12岁就挑梁的主演到锅炉工，张四全没有任何顾虑，爽快地答应了。不仅烧锅炉，他还打扫剧场卫生、检票、领位……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做着这些琐碎的工作。由于工作特别出色，大伙儿集体要选他当党支部书记，说这样的党员我们都佩服！

后来剧团的人都炸窝了，跟工宣队的人说：“你们怎么把张四全弄去烧锅炉了？你们知道他有多大本事吗！”工宣队的人无奈之下给张四全安排了一场考试。张四全展示了一下基本功，就把工宣队的人震住了。张四全说：“跟你们说一句大话：我今年26岁，在全国的京剧界26岁唱武戏的人里面，张四全的武功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就这样，张四全进了剧团，即使这样也不让他演出，拉了一年大幕。1977年，在“文革”以后第一出传统戏《逼上梁山》中，张四全扮演一个配角“李小二”，一下子名震全国，都说“李小二”的功夫太棒了！从这开始张四全又一次崭露头角，后来又排演了一系列武戏，职称也从转业时被定为最低的“文艺16级”一下子跳到了“国家二级演员”。

蛟龙入海鲲鹏展

张四全成为国家一级演员的时候，正赶上北京京剧团改革，采取一院多制，其中“民营公助”这一条没人敢揭榜。因为只有这是民营性质，国家给开49%的工资，其余的全靠自己挣。张四全揭了榜，1989年带着39名团员成立了“北京美猴王京剧艺术团”。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大家蹬着三轮车到各地演出，一场演出挣200元，每人分5块钱，再攒15块钱团费。这39名团员都是一人多用，张四全领衔主演兼团长，花脸演员兼书记，导演既是演员又兼副团长，丑角演员兼业务办公室主任，灯光师兼总务，理发师兼财务，小锣师兼对外联系……“一个萝卜几个坑”，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采取平均分配的政策，张四全作为团长，跟大家拿一样的劳务费，没有任何人有意意见，都把团里的事当自家的事，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

3年后，美猴王团干出了名堂：1992年，第一次出国去日本，下半年去德国；1994年上半年新加坡，下半年意大利；1996年去法国；1997年出了4次国……每个人出一次国挣1万多元人民币，那时候的工资才100多块，美猴王团成了改革的一朵奇葩，声



《十八罗汉斗悟空》剧照

名鹊起，如日中天。

美猴王团的成功不仅在于经济的盈利，还有他们的团队精神。建团初期有一次演出前，一名演奏员去邮局寄一封联络演出的信，不小心把兜里的两千块钱丢了。那两千块钱是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准备出国给女儿买学英语用的录像机。发现钱丢了，这名演奏员非常懊恼，在后台把手表都摔了，怪手表不准导致他赶时间误事。这时候，有人来找张四全，恳诚地说：“团长，人家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也是为了演出。攒2000块钱也不容易，大家伙儿凑凑吧。”张四全也正有此意，当场拿出刚发的工资200元。团长一带头，大家伙儿纷纷出手，有出100元的，有出50元的，就连临时工还出了10块、5块的，很快凑足了两千多元。那名演奏员说什么也不肯要，张四全强迫他收下。演奏员流着眼泪说：“这是大家的心啊！我这条命就搁在团里了，大家伙随便用！”

1994年9月，张四全成功联系了赴意大利的演出，可只有22个名额，那就意味着有十几名团员去不了。张四全为难了，那个年代，每次出国都是一次地震，有的团都能为争出国打起来。张四全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发挥“猴团”的作风：听大家的。一次演出前，张四全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坦诚地说：“院长跟我说，你要是怕解散，把这事推了，让别的团解散去；你要是不怕解散就接。我把这事交给大伙，大伙说接我就接。所有人都是功臣，下谁我都舍不得，因为这是去意大利，不是河北保定。”结果话音刚落，就有人站出来说：“让我去，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让我去，我照样完成任务，服从领导分配。”接着，“我不去！”“我留下！”……大家伙儿齐刷刷地举手争着说不去。张四全呆住了，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了，这个当兵出身的汉子，在“猴团”最苦最难的时候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却为眼前这意想不到的场面泣不成声。大家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1996年与法国艺术家合作中法《美猴王》

“团长你别这样，说是不想去那是假的。但我们觉得你太难了，想替你扛一下。”那天，张四全哭到几乎上不了台。

第二天，张四全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没想到却是“被做工作”，大家都替他打算好了，动员他别让自己去。出发那天，全团人都去了机场，不去的给去的人送行。在意大利演出的第二天，大家都纷纷上街给留守的人买礼物。第二次出国时，去过意大利的都主动留守……这就是“猴团”的精神，跟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一样，都堪称奇迹。

1997年，因为政策的变更取消了“民营公助”，“猴团”撤销了，那时张四全已经48岁。最后一场演出在日本北海道，演出完张四全宣布退出舞台，把猴团所有收入平分给大家。大家含泪而别。“猴团”的8年成为团员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到现在老兄弟们见了张四全，都说：“团长，那8年，痛快！”

总结8年“猴团”，大家都说：“‘猴团’能有今天，团长功不可没，我们也出了自己的力了。”的确，团员拿了奖、补贴，都会交给团里，张四全在广州电视台演小品的5000元，拿回来给大家买中秋节的月饼。正是这忘我的精神成就了“猴团”的成功。在一次报告中，张四全说：“等到我们退休了，老得走不动了，拄着拐棍去大街上看下棋的时候，见到几

个老哥们儿，回忆起来感觉：咱们那几年还是不错的，有这么个美好的回忆就够了。”

8年中，“猴团”也排了一些新戏，《飞夺泸定桥》《西天路上美猴王》《高亮赶水》《闹地府》等，其中《西天路上美猴王》荣获北京市新剧目调演六项奖，《闹地府》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猴团”多次被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京剧院评为“先进集体”和“先进党支部”，张四全也被北京市委授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者”和“优秀党员”的光荣称号。

随遇而安顺自然

“猴团”撤销后，张四全在北京京剧院青年团当了4年团长，培养了包飞、杨少彭、张建峰、常秋月等多位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退休后，张四全做了大量的导演工作，还学会了电脑技术，打字、下载、收发邮件，还掌握了音频制作技术，在同龄人中算是佼佼者。张四全现在是黑龙江京剧院、福建京剧院、海淀区教委特聘的艺术顾问，每年的新年京剧晚会武戏部分、“小梅花”奖的颁奖晚会、世博会中国馆开馆日的京剧部分，这些国家级别的晚会都是由张四全导演的。

另外，对于“少儿京剧进课堂”工程，张四

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04年开始就给海淀区西颐小学任艺术指导，帮助他们摘取了14朵“小梅花”，并使其成为教委直属的“北京市金帆京剧团”。近两年，张四全又兼任人大附小京剧团的艺术指导，并使其于去年被批准成为“北京市金帆京剧团”。投入少儿京剧的渊源，也许跟7岁多的小孙子有关。提起小孙子，张四全一脸的幸福，真所谓“同堂三代多温暖”。

回头看看自己的经历，张四全说：“当我走到

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会感叹一句：我张四全这辈子没白活！”而对于晚年的事业，较年轻时的干劲和成就，张四全完全没有心理落差。在庆祝六十大寿时，张四全作了一首《花甲吟》，将自己的大半生概括其中：

日月星辰天地转，历尽沧桑六十年；
少小英雄怀奇志，报效祖国热血男；
蛟龙入海鲲鹏展，事业有成不负天；
同堂三代多温暖，随遇而安顺自然。

京剧琴师赵旭：行云流水弦上功夫

文/冯 岚 图/武志强



生在青岛的赵旭一直把北京当作梦想之地，汇集京剧人才之地

若没听过杨宝忠西洋演奏技法的《夜深沉》，当真是人生憾事，但不妨听听赵旭与西洋乐器合奏的版本。当《夜深沉》曲牌奏响，大气磅礴中充满柔美与激情的旋律，烘托着敲金击玉般的铮铮鼓声……

赵旭师从吴炳璋、黄金璐、何顺信、黄宝炎、张素英、燕守平等著名京胡琴师。他吸收多位大师的技艺，又融入自身对西洋乐器技法的精通，把各种曲牌演绎得细腻流畅、入人心脾。

毁了一把好琴

“赵旭，你这干什么呢？”中国戏曲学院的公共食堂里，赵旭正蹲在水房地上煞有介事地刷洗着什么。一位认识他的老师由于好奇发出疑问。

“哦，我看黄老师的琴太脏了，洗洗。”为了能洗干净，赵旭特意到后厨大师傅那儿要了碱面，用热水冲开，一丝不苟地洗刷着老胡琴上的“泥儿”。

“哎呀！你可把这琴毁啦！”说什么也来不及了。懂胡琴的人明白，越是经年拉奏的好琴挂“泥儿”越多，那是琴放在布袋里年年岁岁蹭挂上的松香，至少得有七八十年的“道行”。

著名胡琴教授黄宝炎的一把稀世好琴就这么被稀里哗啦的热碱水给净了身。赵旭清楚记得，黄老师一句责怪的话都没说，只是苦笑了一声。赵旭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毁琴那件事，但凡想起来就悔恨不已。这份悔恨跟他了30多年，而他与琴为伴、爱琴如命的日子便也从那一刻开始，情分只增不减。

恩师典范

“文革”时期，百姓的娱乐生活极其单调，但也正是在这段特殊时期，成就了一拨格外热爱艺术、致力于毕生追求艺术的青年。

8岁，正是接受新鲜事物的好年纪，赵旭跟随几名业余胡琴师傅，学习样板戏的演奏。直到1978年，他正式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开始作为京剧琴师的正统教育。

遥想当年富连成科班训词：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然而作为一名优秀的京剧琴师，一技是远远不够的。

在梨园行坐科的年月，琴师讲究六手通透，吹（笛子、唢呐）、弹（拨乐），拉（胡琴、二胡）、唱、生，九阴轮。而80年代的中国戏曲学